我的接生婆曾祖母

○马建民

曾祖母属龙,1916 年生人,小脚,不识字。十三四岁,苞谷秆还没抽穗的年纪,她就踩着露水,嫁给了曾祖父。那时的婚姻是两姓之好,是黄土坡上不由自个儿选调子的秧歌。她梳着抓髻,穿半新的红袄,踩着绣花鞋,坐着四人抬的跑山花轿从庙峁村到了马家坬。马家的灶火、牲口、后来一茬接一茬的孩子,成了她的日月。她有个秀气的名字,巧宁。一个“巧”字,预言了她那双托起生命的手。

往后的日子,那双鞋就在黄土地里踩实了。从马家坬到中梁村,从寺河畔的菜地到坨畔梁的谷场,鞋面上的鱼莲渐渐磨成了模糊的影子。白日里伺候公婆,夜里在油灯下纳鞋底,窗外的月亮从东头移到西头,她手里的麻绳穿过千层布,把青丝也纳进了几缕白发。

田里的庄稼不会因为人的悲伤而多长一粒米。日子像钝刀子,割着她疲惫的筋骨。面前六个张着嘴要吃饭的孩子,最大的刚成家,最小的还在懵懂的年纪。曾祖母做了一个决定。她拾掇起学来的本事,向邻村老稳婆(接生婆)讨教土法,正式开始了接生婆的生涯。她说:“我不能让我的娃饿死。”这理由朴素得让人心酸。

她的诊所就是那孔旧窑。工具是一把用开水反复烫过的剪刀,一团自家纺的棉线,几样上山挖的草药。她接生不讲价钱,有钱的给几个铜板,没钱的拎串干辣椒也行。有时只是几个鸡蛋,遇到穷得揭不开锅的,她摆摆手,只要几句掏心窝子的感激。她自己呢?常常挖苦菜吃。苦菜的涩从舌尖蔓延到心里,但她咽得下。她用那双接过无数新生命的手,扒开泥土,寻找果腹的根茎。生命的迎来与维持生计的艰难,在她身上形成一种奇特的对照。

头回单独接生,产妇躺在血水里,脸色蜡黄,气若游丝。曾祖母摸摸肚子,胎位不正。她想起老稳婆说过要转胎的话。手上抹了菜油,伸进去,一点点揉,一点点推。窑里只有产妇的呻吟和她的喘息。两个时辰后,婴儿的啼哭声划破夜空,是个胖小子。主家感激涕零,送来半袋小米。这袋小米,让曾祖母看到了活路。

记得最险的一回,是邻家难产的媳妇找上门。羊水破了,整整一天一夜,脐带先滑出体外。产妇的指甲抓裂了炕席,喉咙里迸出“嫂嫂,救我”的嘶喊。她守了一整夜,用那双枯老却沉稳的手,有节奏地推、按、揉,嘴里念着古老的安抚调,像是给产妇,也像是说给那未出世的孩子听。汗顺着花白的鬓角往下淌,她顾不得擦,任由汗珠从鼻尖坠下,砸在孕妇高隆的肚皮上。直到婴孩的啼哭骤然炸响,震得那盏油灯都猛地一亮。窗外,蹲着的汉子们纷纷撂下烟卷,齐刷刷对着窑洞,磕下了头。从此,马家坬方圆十几里,都知道有个“马婆婆”接生厉害。她有一双巧手,这巧是无数次在生死门槛上磨炼出的沉稳。她有个布包袱,里面是剪刀、麻线、干净布条,还有几味草药。无论刮风下雨,深更半夜,只要有人叫,背起包袱就走。她一个人,提着昏黄的煤油灯,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山梁沟壑里。狼嚎听过,野狗遇过,摔进雪窝子里也自己爬出来。

她的名声靠一根根平安落地的脐带连起来。她沉默地穿梭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像一条隐秘的河流,滋养着最原始最伟大的希望。她把所有的苦,就着西北风咽进肚里,转化成对每一个新生命的温柔。她接生的孩子,有的走出了大山,有的成了建设家乡的劳动力,都带着她亲手剪断脐带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

她的六个孩子在她手下长大成家。大儿子当工人,二儿子参军,三儿子做石匠,四儿子种地。两个女儿嫁了人,嫁到邻村的隔三岔五回来看她。后辈中有当干部的,有做教师的,也有像她一样种地的。每年过年,有人提着点心来看“马婆婆”,她坐在炕上,眯着眼笑,直往人怀里塞红枣。

祖父说,她是在睡梦里走的,很安详。八十七年的风雨终于歇了,她带走半部中国近代史的颠沛流离,留下满坡的儿孙。送葬那天,来了很多人,其中不少是她接生过的那些孩子,如今都成了中年人。他们抬着她的棺,走过黄土地,走过山峁,走过她接生时走过的每一条路。

诗歌苑

青泥杏下的追问

○ 廉涛

古杏撑开千年浓荫
红墙校舍前,老少齐声诵读《蜀道难》
碑刻成行,字句震荡群山

有人问,这首诗的内核是什么
我说,是一个难字
是崖壁层岩,肉身攀越的行路之难
是世事浮沉,人间颠沛的世道之难
更是李白胸中,追寻理想的求索之难

我低头问身前六年级的东东
你的梦想是什么
少年眼里闪着山涧星光
要做短跑运动员,超越苏炳添奔跑,为国争光

他说起每周往返的路途
周一,父亲驱车送他进校园
一周住校
周五,车轮载他回到家园

我转头问镇党委书记
工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他说,难在守好这片绿水青山
又要把满目青苍,化作百姓的金山银山
守护与振兴,是山乡恒久的考验

身旁校长轻声诉说
山里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
话音轻轻落下
一块重石,沉在我心间

遥想古时蜀道,山河阻隔,举步维艰
今日山乡,仍扛着时代重重难关

蜀道的险途早已消散
山乡还有新的考题待解
不变的,是少年心底不灭的火焰

玉兰树

○吴永

从玉兰花到新生的枝干,无论哪里都显示出值得我们——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去感悟、学习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玉兰花,是在大学的校园里。校园里有一条笔直的林间小道,两旁矗立了几株玉兰树。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一树的玉兰花,洁白柔嫩,有的舒展成白色的喇叭,有的鼓起花苞,有的则三三两两挤在一枝上,伸长了脖子眺望远方。更多的时候,我是在下雨天看到它们婀娜的身姿和动人的容貌的。也许就因为下雨,那几株高大的玉兰多了几分玉石般的质地与质朴无华的气质,带着一种超然的清雅,让人每次从跟前走过都不禁驻足仰头多望几眼。清幽的香似有若无地浸在雨里,透过空气似乎也能品尝到甜甜的味道。后来,在城市的许多公园里,我也经常看到玉兰树,尤其是紫色的玉兰。它们生长在都市的繁华里,这种满载心事的颜色落在尘俗里,陪着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花草,终究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失去了几分淡雅。

参加工作之后,有幸去了好多地方,也看到了好多玉兰树,或长在路边,或长在古宅的庭院,或在美术馆里看到以玉兰花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也不知前世与玉兰树结下了怎样的情缘,每次看到,我必停留片刻,仔细打量欣赏。然而,时间久了,玉兰树的影子也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线。

直到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位阔别多年的老教授,在她的书房里看到了一幅巨幅《玉兰图》。这种久违的感觉再次将我带入了梦境般的记忆里。我凝望着眼前的《玉兰图》,朵朵玉兰花绽开了笑靥,像千万只洁白的蝴蝶,纷纷扬扬,翩飞盘桓在绿意盎然的树端枝叶。花瓣舒展如莲,清丽如冰,白净如雪,神采奕奕,仿佛冰清玉洁的白衣仙子站在风中等待归人。那如絮般的花蕊,碧绿如玉,颤颤巍巍,晶莹澄澈,我仿佛可以嗅到阵阵兰花般的清馨、茉莉般的清香,从画里飘来,涌入书斋,渺渺濛濛地弥漫开来。而此刻,我竟忘记了这是在别人的家里。教授走了过来,声音还是当年那样熟悉。这声音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大学时光,陪伴我们欣赏了一部部文学作品,还有那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如今,她离开三尺讲台多年,但曾经留给我们像玉兰般气质的高雅形象依然长存,优雅、端庄,如玉如珏。教授站到了我的旁边,指着眼前的这幅巨作,她说这幅画是一位著名画家赠送给她的。有时候,看玉兰花开也是一种幸福。你看其他花草还在犹豫观望之时,白玉兰却把一种洁白如初的希望和品质呈现给大地,泛着青光的枝干上,花温润如玉,清香阵阵,让人神清气爽。听了教授的言语,我对玉兰花的钟情与喜爱又多了一丝新的感悟。

一切像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来到一个窗外长满了玉兰树的地方,开始了新的工作,这让我有幸随时可以打开窗户近距离地观赏玉兰树,甚至可以抚摸到它的枝干。此刻,窗外的几棵玉兰树华盖如伞,枝虬丫斜,长得正旺,只可惜未曾目睹花开时节的壮丽场景。不经意间的一天,我打开了窗户,发现一棵玉兰树上竟长了两种不同的叶子,而且叶面大小相差极大。尤其是枝干,就像两个品种的树木一样,一个风神峭拔,挺劲潇洒;一个弯曲婆娑,像极了一道道阶梯。正在我好奇不解的时候,同事笑着解释道,窗外这棵玉兰树在去年冬天经历了一场大雪,旁边较大的树杈被积雪压断了。冬去春来,残存的积雪融化,压断的树杈部位重现生机,半年之后就长成了现在的样子。我顺着同事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真树冠上还留有断裂的痕迹。这重新生长的枝干不但笔直,而且叶子很大。以往我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玉兰花上,却忽略了它的枝干,如今,我虽不能完全释怀,却更加敬佩和赞叹玉兰树的坚韧与不屈。从玉兰花到新生的枝干,无论哪里都显示出值得我们——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去感悟、学习的地方。

冬已来临,春近在咫尺。打开窗户,我仿佛已看到了满树蕊青瓣白,如簇絮挂雪、玉树银辉的玉兰花。它迎着朝阳,披着晨露,在庭院里恣意绽放,随之也带来了芳香、明朗、清新和坚韧。

广告

欢迎订阅 2027年 文化藝術報

扫码订报

《文化艺术报》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是西北地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创刊于1958年1月1日,主要面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热爱并关注文艺现象及发展的读者。报纸始终倾力传播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优秀文化,开设的主要栏目及周刊包括要闻、资讯、人物、文博、考古、新教育周刊、美术周刊、龙首文苑、悦读空间、非遗传承、书法艺术、影视热评等。

全年定价:418元





订阅10份全年《文化艺术报》
即可获赠价值999元
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26寸旅行箱

订阅20份全年《文化艺术报》
即可获赠价值1699元
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30寸旅行箱

注:赠送行李箱活动,以同一订单回执上的份数或同一发票上的份数为准。

邮发代号:51-2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1-0032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
邮箱:whysbbjb@126.com
邮编:710061

征订热线
029-89820013